

古庙怪声之谜·····	45
阿敏巧计抓飞虎·····	48
仙人洞奇遇·····	51
精彩的獠蛇之战·····	55
凶残的蚂蚁·····	58
迷途遇野猪·····	61
死去活来又遇虎·····	63
山夜埋伏·····	67
白头叶猴出来了·····	69
考察队向陇水集中·····	72
给猴王拍照·····	75
人与蛇的战斗·····	79
熊口救民工·····	83
寻找“飞机鸟”·····	86
探访犀鸟的家·····	90
群蛙战毒蛇·····	94
有关妖鱼的传说·····	96
无意中的重大收获·····	100
再见，十万大山·····	104

到十万大山探险去

听说有个动植物综合考察队要进广西十万大山弄岗原始森林考察，并要邀请一名记者参加，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我便兴致勃勃地去找报社总编，要求他允许我随考察队进山。

总编辑以为我疯了，一口拒绝说：“人家不要女同志。”

我心里笑了——他不知道我早就同考察队讲好了。我便胸有成竹地反驳他：“敬爱的总编先生，你知不知道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是谁最早发现并把它介绍给全世界的？是美国妇女露丝·哈克尼斯！她的丈夫是考察世界珍稀动物的探险家，想到喜马拉雅山探险，可还没到上海就病故了。露丝踏着丈夫的足迹到了上海，只身一人进西藏，在喜马拉雅山发现了大熊猫，并将她探险的成果报告给全世界。一个美国男人没有办成的事，一个美国妇女却办到了。总编辑您说说，考察队不要女同志参加，应该不应该？”

总编口气有些松动了，但他仍说：“不过，人家露丝年轻，而你，已经不年轻了。”

“可是，探险与年龄大小无关。”我据理力争。“美国女探险家迪安·福赛是在37岁时去非洲寻找大猩猩的。她在原始森林生活了好几年，写出了震惊世界的研究大猩猩的科学论文，一个美国中年妇女能做的事，为什么我，一个中国的中年妇女就不能做呢？”此外，我还将自己精心搜集到的一大批原

始森林探险的女科学家、女记者以及台湾女作家三毛的事迹，不厌其烦地一一向他介绍。

总编有点回心转意了，但他出于善意还是告诫我：“去弄岗考察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那里是深山老林，毒蛇猛兽多得很，听说还有老虎。我实在是为你的安全担心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总编先生，万一我真的不幸成了虎口之餐，那就请您发发慈悲，给我点版面，为我发一个因公牺牲的消息吧。我将对您感激不尽的。”

见我如此坚决，他只好在我要求参加考察队的报告书上签上“劝阻无效，只好同意”八个字。

哦，我费尽口舌终于得到了总编的首肯！十万大山，有遍布山野的珍禽异兽，奇花怪草，至今谁也不知道它的储藏量、存活率究竟是多少，它急待我们去探访，去考察。怀着一颗探奇索宝之心，告别了繁华的都市，背起行装，我急匆匆地奔向考察队，去体验“猿猱欲度愁攀援”、“百步九折萦岩峦”的大山风味。

队长、向导和伟伟

考察队在龙州县林业科学研究所集中。我从南宁赶到龙州县时已是上午8时多，队伍正要出发。我急忙上车，和尚未熟识的队员挤在一起。

汽车在崎岖不平的荒路上行驶，如台风中的大海行舟，颠得人七上八下，头昏眼花。一向不晕车的我，竟将所食之物全都倒了出来，接着是空腹作呕，肠胃痉挛，使人倍加难受。我咬着牙，把头伸到车篷外，让凉风吹拂我的脑袋，让新鲜空气

安抚我的肺腑。

颠簸了3个多小时，卡车在山脚下停住了，大家纷纷下车。同车的这些男同志，个个都像发瘟的鸡，蓬头乱发，脸色灰白，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。“看来，他们比起我来强不了几分。”我心中暗自说道。

“大家背起行李，排好队，跟着向导阿勤兄上山。我们的第一个宿营地在陇山片的陇唏山谷，估计要走五六个钟头。”说话的是考察队队长，广西科学院的一位副研究员。他身材修长，指挥自若，言行老练，是位值得信赖的人。小向导阿勤矮小黝黑，圆脸上长着弯曲的头发，颇有非洲黑人的风味。

队伍刚出发，队长就把我的大提包背走了，无论我怎样拒绝都无济于事。他说：“你只要跟得上队就是胜利。”虽然30多个队员中只有我一个女同志，但我对自己还是信心十足的。

尽管此行等待我们的是崇山峻岭，迎接我们的是刺人的荆棘和满山的乱石，到处潜伏着难以预料的危险，但我们毕竟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这儿的空气格外新鲜，草木特别旺盛，举目所见，是一片绿的草，绿的树，绿的谷地，绿的山，令人心醉神迷。

我们的考察队还带了一条狗，一条高大凶猛像野狼一样彪悍的大黄狗。它是我们队伍中最活跃的分子，总是四蹄生风地跑在队伍的最前面。行不多久，我就不能不羡慕它在队伍前跑跑跳跳显得十分轻松的样子了，因为我已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步。随着山势的升高，我的腿愈来愈沉重，呼吸愈来愈困难。我奋力紧跟，全身都被汗水湿透，但还是掉了队。

“伟伟，去后面关照一下，别把女记者丢了。”队长发出指令，那条被叫做伟伟的大黄狗立刻掉头跑到后面来了。它很

陌生地望着我，根本不对我摇尾巴，眼神中似乎在鄙视我为什么走得这样慢，害得它失去在前面带路的荣誉。

我对这条狗是有点怕意的，因此也不去招惹它。它很不耐烦地跟着我，只要我坐下来想缓一缓抽风箱似的急喘，它就立刻跑过来，蹲起身子做出要耸身向我扑过来的样子，吓得我赶紧跳将起来。由于紧张和害怕，我那已经软了的双腿竟然有了力气，就像只被追赶的兔子一样快快往前赶。我一跟上队，它就摇摇尾巴跑到前面去了，我一掉队它又不高兴地跑回来。一路上，这条可恶的狼狗就是这样帮助我的。我相信这绝不是队长的本意，完全是它的恶毒。我咬着牙憋着劲往前走的时候总在想，我要是能活着到达目的地就是一个奇迹，因为很多时候我都只有出气的功夫，没有进气的时间，我感到我的胸口都快要爆炸了。

夜里，一只黑手伸进帐篷

原计划走6个多小时到达陇啼山谷的，实际上走了上10个多钟头。山里黑得早，现在是傍晚6点多，四周就已经一片模糊了。刚放下行李，月亮就从树林间露出了笑脸。我一屁股坐到行李上，实在不想再动一步了。

队长吹起了哨子，在寂静的山野里，这哨音听起来好响亮啊！

“大家辛苦了！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搭帐篷、吃晚饭。希望大家一鼓作气，干完了活再休息。”他对大家又下了一个任务。

和考察队一起进山的还有8名民工，我们的粮食、油、盐

和炊具由他们挑进山。现在，他们燃起灶火，笼罩四周的黑暗被红红的火光赶走了。不久，饭也香了，大家狼吞虎咽地填饱了肚子，又亮起电筒到附近找树枝、茅草垫床睡觉。

我被优待地一人住一间帐篷。所谓帐篷，也就是搭起几根竹子，再用塑料布从上到下一围的东西。为了我的安全，队长让伟伟在帐篷外为我守卫。我想拒绝，又找不到借口。总不能说过这狗十分刁恶，对我并不友好吧？我要是这样说了，岂不被人笑话？还是让它呆在帐篷外吧，我不惹它就是了。

这一天的行程使我腰酸背痛，骨架都快散了。所以尽管床下的树枝硬邦邦地硌得人难受，我还是耐不住疲倦，很快就迷糊过去了。

可是，迷糊中耳边忽然响起“撕——喳；撕——喳”的声音。这是什么响声？我惊得睁开眼睛，慌忙摸出手电筒，朝发出响声的帐篷顶照过去。妈啦！顶上伸进一只黑手，一见亮光，那手就缩回去了。这是什么手？猴的爪没有这么黑，熊的掌没有这么细。我既害怕又好奇，再也无法入睡了。抬腕看表，已是凌晨四点多，差不多快天亮了。愈躺着就愈觉得难受害怕，于是我拿起防身的匕首和尼龙吊床走出帐篷，并打开电筒四下照着，一边轻声唤着“伟伟，伟伟”，但不见它的踪影。

我将吊床系在两棵参天的大树上，爬上去躺着，绵软的尼龙网悠悠晃晃的，比帐篷里那树枝铺垫的床舒服得多了。仰望狭窄的天空，只见月亮钻出云层，风清云淡，月光移着树影在石壁上荡漾。不知是太寂静了还是太孤独了，渐渐地，周围的景象在我眼里幻化起来，矮矮的灌木丛成了一群在野地里游荡的野猪，肥大的芭蕉叶像魔鬼晃动的巨掌，山上嶙峋的怪石又成了一群张牙舞爪的野狼。我越看越害怕，情不自禁地

又喊了声“伟伟！”

我虽然不喜欢伟伟，但此时它的强悍却使人感到安全。我这时特别希望它能出现在我身边。

果然，呼地一声，伟伟从暗处冲了出来，随后一个高大的身影也来到我面前。呀，是队长！

“怎么回事？”队长小声问。

“队长，您没睡？”

“下半夜我值班。”啊，还有值班的人！我立即轻松起来，就把刚才帐篷里有黑手伸进来的事告诉了他。

队长认为，那黑手可能是黑叶猴，也叫乌猿，是广西的珍稀动物。城里卖的乌猿酒，就是拿这种猴的骨头浸泡的，对风湿病有显著疗效。

唉呀，真是虚惊一场！可我想了想，又发现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，就悄声问队长：“晚上有狼群来怎么办？”

他笑了，说：“我教你一个办法。我在北方工作时，有一次在内蒙古大草原碰到狼群。我没带枪，又不能后退，就将一块灰色塑料布披上，像个巨大的蝙蝠，朝着狼群大喊一声。它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怪物，吓得转身便跑。记者同志，你看这办法好吗？今后遇着狼群你不妨一试。”

“人家可是跟你队长讲正经话！”我抱怨说。

“对不起，我是说着玩的。”队长笑着说。“不过你只管放心，十万大山是没有狼群的。”

“汪，汪汪汪！”突然，从山后响起凄厉的叫声。我惊讶地望着队长，他小声说：“这是貉。”

“呼——后！呼——后！”听起来像是“风——来啦？雨——来啦！”叫声十分恐怖。队长说这是猫头鹰在叫。

“突突突！”远处又传来一阵粗犷的喊声，像是一头大野兽发出的。我吓得跳下尼龙床，用电筒照过去。哎呀，光圈里显出一双圆圆的红眼睛！

伟伟兴奋地叫了一声，正要扑过去，谁知“呼”地一声，枪声响起，红眼睛消失了。

“乱弹琴！谁开的枪？”队长恼怒地喝问。

“噢，是……是我。”从树后闪出一个矮敦敦的黑影，是向导阿勤。

我忙问：“那红眼睛是什么？” he说是野猪。

队长生气地说：“亏你还是山里人！刚才那红眼睛是豹猫。野猪的两个眼睛距离不会那么小，起码有两三指宽。要真是野猪，你这一枪还了得？打不死它，它就要和你拚命，有这么太平？以后要注意，不是自卫不能随便开枪！”

阿勤顺从地一声不吭了，伟伟却很恼火。如果不开枪，它就可以逮到一只豹猫了，因此，它气愤地朝阿勤“呜——汪！汪！”地吠了几声。队长忙按住它的脑袋，阿勤总算没有吃这个眼前亏。

死里逃生第一回

清晨，我们带着柴刀、标本夹、干粮进入陇岷山区的原始大森林。无边无际的林海，是一片绿色的世界，像仙境一样纯净，水晶一般透明。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这儿的山每座都是奇峰突起，山的下半部复盖着厚厚的植被，只剩挺拔的山顶裸露着，像一把钢蓝色的宝剑直指青天。

太阳出来了，鸟儿开始鸣叫；色彩艳丽的蝴蝶也从灌木丛

和草丛里飞起，在我们四周翩翩起舞。昆虫组的同志挥着白色的捕虫网与蝴蝶周旋起来。

我随植物组继续爬山。在半山腰植被极为丰富的地方，队员们散开活动，我则被那藤木纠结的热带雨林所吸引。虽然我戴着眼镜，仍看清了那藤上长着的许多各色各样的野果。你看，黄黄的是花生果，粉红的是山葡萄，鲜红的是木奶果，蓝蓝的是……

突然，我发现一个黄黑相间、闪着釉光的大花盘搁在藤边的石板上。这是什么？原始森林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漂亮的盘子，该不是出土文物吧？脑子里闪过这一念头，我便立即弯下腰伸出手去。就在我碰着这个大花盘的一刹那，花盘却动了起来，而且飞快地散开，成了一条长长的金环蛇！

我吓懵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当那蛇抬起头向我吐出分叉的舌头时，我才如梦初醒，转身拔腿就跑。

它在后面追我，那条毒蛇！我拚命地跑，不管山路是多么崎岖不平，也不管脚下踩着的石头是那么尖利。可是，啊呀！我被树藤绊倒了，连眼镜都跌得不知去向。完了！我倒在地上想，我这次一定没命了，必死无疑！

可我并没有死。我刚闭上眼睛屏息而待时，身后便响起一片欢叫声。上帝，出了什么事？我惊魂未定地回过头来，发现毒蛇好像不见了，大家却都在仰头望天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怔怔地问。

大家说：“你没看见吗？老鹰抓着一条金环蛇！”

天哪！原来我大难不死全靠了一只老鹰呀！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爬了起来。可是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清，大家便帮我四处寻找。等我找到眼镜戴上朝天望去时，鹰和蛇都无影

无踪了。没有看见鹰蛇相斗的惊险场面，我十分遗憾，但我在心中还是不住地感谢那只鹰，那只使我死里逃生的勇敢的鹰。

动物组长的奥秘

刚上山时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，经过刚才一番惊骇，我感到十分疲劳。平素走惯了柏油马路，这时在无人走过的山石中穿行，愈来愈感到体力不支，举步维艰。向上攀缘时，我的两腿直打颤，膝盖酸疼；下山时，两腿又变得软绵绵的，缺乏支撑点的身体直往前倾，稍不注意就有滚下山的危险。四点多钟时，太阳就不见影子了，我们拚命加快脚步，终于在天黑前赶回了宿营地。

动物组的同志回来得比我们早，他们已开始动手做标本了。组长彭大林，中等个子，白净的圆脸，脾气好得像个大姑娘。据说那条大狼狗伟伟就是他带来的。这么温和的小伙子怎么养那么一条凶恶的狗？我心中一直不解。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历史，并听到了他制止两只就要相斗的老虎的故事，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

彭大林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生物系，因为喜爱动物，便到动物园搞管理工作。别看他表面上温文尔雅，圆脸上总含着笑意，却专门爱跟凶禽猛兽打交道。动物园的豺狗、狼、狐狸和老虎，都由他亲自喂养，病了也由他亲自医治。有一次他外出开会回来晚了，只听见令人心惊的虎啸声。他赶到现场一看，一只华南虎跑到东北虎的笼中去了。这是饲养员的疏忽，投食时没将铁栅门关好。两虎相斗，其结果必然是一死一伤。就在两只老虎眼冒凶光，眼看着就要相互扑上去的危急关头，大林

从人群中走出，手拿一只银色哨子猛地吹起来。

“嘟，嘟——！”这突起的裂帛般的哨声使两只老虎同时转过头来。大林威严地举起手，冲着华南虎喊：“回去！回去！”

华南虎迁怒于他，一声咆哮向他扑来。笼外的人吓得心惊胆战，潮水般后退，⁹大林却巍然而立，不动半步。这虎腾跃了几次，因被铁笼隔着难以施威，便渐渐气馁下来。

这时大林坚定地再次发出了号令：“回去！快回去！”并把哨子吹得山响。谁知那华南竟真的掉头转身回到自己的笼中去了。大林立即用铁钩将铁栅门扣上，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事后大家问他，华南虎为什么听他的话？他笑着说：“我比它们强大，它们能不听我的吗？”

此时，伟伟不在动物组，大林则坐在大榕树下的石头上，正剥着一只像手电筒那么大小的动物。动物的皮毛是黄色的，身上有指头大的黑斑点，尾巴也是一圈黄一圈黑的，比身体还要长。

“这动物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走到他跟前问。

大林抬起头，笑迷迷地说：“它叫过山刁，学名为过山彪。抓它时它会咁咁地尖叫，行动像古代侠客扔梭标那样风快。它吃老鼠、青蛙、虫子，肉很清甜哩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石膏吸干皮毛上的血污，用土黄色的砒霜涂在兽皮的里层防腐防蛀，又将药水棉花塞在皮毛里，然后一针针地缝起来。一只栩栩如生的过山彪标本就这样做好了。我真钦佩他的手艺，他真是一位使动物复活的艺术家的！

我对他讲起今天上山险遭蛇咬的经过，大林听了却说：“我这里有一条银环蛇，给你看看？”

我赶忙推辞：“不，不，还是不看了吧！”

大林笑了，说：“跟我来，保证没事。”

我跟他走到一个木箱前，心里忐忑不安地站在他的身后。他揭开木盖，将手伸进去，飞快地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把一条黑白相间的银环蛇拖了出来。我简直看呆了。像他这样一个温和的人儿，竟有这么一双勇敢无畏的手，两个指头如钢钳一般钳住了蛇头，使这条长达两尺多的银环蛇像一团绵软的绳子，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。

“想看看它的表演吗？”大林走到沙纸树下，有点故弄玄虚地问我。我后退几步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你小心一点……”

“你看好啊！”大林说着扬手扯下一片树叶，放近蛇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手指头稍一松开时，银环蛇便猛一张口把树叶咬住了，叶子上立即出现一股黑气。

啊，这就是蛇毒！我盯着发黑的叶子，不无后怕地说：“要是咬着人不就没命啦？”

大林笑了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和蛇是老朋友了。我父亲是梧州蛇仓的管理员，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蛇。蛇并不主动攻击人，它咬人是在受到威胁或攻击时作出的自卫。蛇最爱吃老鼠，明清两代就有人养蛇捕鼠，现在世界上也有养蛇守粮仓的，印度还有养蛇看家的。沙特阿拉伯的拉西族人住在大森林里，他们养一种眼睛放光的四鳃青蛇，放在家门口，专门用来吓野兽。我们的这条银环蛇很值钱，上百元一条呢。它的蛇毒是治疗坐骨神经痛、三叉神经痛、肩周炎等病的特效药。”

虽然大林滔滔不绝地大讲蛇的功用，但我仍忍不住说：“毒蛇咬人毕竟会死的啊。”

大林却坦然地说：“其实被毒蛇咬伤也不可怕。银环蛇、金环蛇属神经毒类的毒蛇，用白鲜叶、大金刀鲜叶服用可治

愈。”说着，他对我神秘地一笑，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指头长的药瓶，里面是黄色的药粉。他倒出一点药粉放在被蛇咬过的叶子上，神奇得很，叶上的黑气立即退去了。

“记者同志，感想如何？”

“太棒了！这是什么药？”

“这药名叫‘彭氏蛇药’，是我父亲传授于我的。有了这种药，你对毒蛇的进攻就可以不必担心了。”

在大山探险，除了虎、狼之类的猛兽外，最可怕的就是毒蛇了。这蛇药真是万金难求的宝贝，我立即向大林索要。他很慷慨地找了个小瓶，倒了好些药粉给我。看着这个小药瓶，我胆壮了许多。

树中王子与茶花皇后

俗语说，“一朝被蛇咬，三年怕草绳。”昨天上山碰到了蛇，今天上山我就事事处处格外小心了。首先我将眼镜用条细链套在脖子上，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心明眼亮的最佳状态；其次我手中时刻拿着根棍子，无论碰到什么奇特的东西都先用棍子捅，再也不敢随便动手了；我的口袋里装着大林给我的蛇药，万一被蛇咬也有自救的能力。

我以为做了这样许多准备之后，那万恶的蛇就再也奈何不了我了！然而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”，尽管我处处小心，出人意料的事还是发生了……

我是跟植物组去找一种珍贵的树木金丝李的。它被人们称为树中王子，生长在崇山峻岭之上，欲一睹它的丰采很不容易。一路上翻山越岭，我的表现堪与男队员相媲美，连队长也

对我刮目相看，赞许我的耐力与勇气。本来跟着多数人走是安全可靠的，可当大家朝那陡峭的山峰挺进时，有几个年轻人离开人群向东南面爬去。我动心了，因为那边有葱郁的灌木丛，爬起来双手有了攀缘之处，而且路程也近捷些。我便悄悄地尾随着他们而去。

果然，在草木中穿行要愉快得多了。长在山崖上的矮树根深叶茂，朝上望去是一片悦目的绿色。眼看离山顶不远了，我伸手抓住了一根绿树枝。正要往上跃时，一种冰凉的感觉从手心传过来，树枝突然蠕动起来。我警觉地一看：上帝！我抓着的树枝竟又变成了一条蛇，一条青蛇！蛇头耸起，冷酷的眼睛闪着凶光。我魂飞魄散，惊恐中猛地松开了双手，一种腾空而起的恐怖感立刻攫住了我。我又一次觉得完蛋了……

恍惚中，我的身体感受到了一种被阻击的疼痛感，同时又听到了各种喊叫声。我逐渐清醒过来，于是上面的声音变清楚了：“别动！躺着别动！我们来救你！”

我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半山腰的一块凸出的山崖上；再用手摸索，发现身边即是石崖的边缘，翻身下去便是深渊！老天爷，请保佑保佑我吧！我闭起眼睛，敛声屏息，紧张得几乎僵直了的身体一动也不敢动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上面终于下来一个人，这时我才敢呼出一口气。是阿勤拉着绳索下来了，他把我扶起来，将另一根绳子系在我腰里，笑着说：“现在我们成了真正的空中飞人了。”我循着绳索向上攀，他像个保护神似的紧紧跟在我后面。当爬上山顶时，我回头朝下望——哦！万仞石壁如无底的深渊，心里不由得一阵发虚，脊背上沁出了一片冷汗。我想，我的命可真大，如果不是那块凸出的石崖挡住我，我大概已成了肉饼了。

我们翻过一座山，又经一段谷地再上坡，在半山腰看到了一大片树林，其中有一棵高达30多米的大树果然身姿不凡。它的主干笔直，分枝在顶上，枝干向四周伸展，显得紧凑而有次序，让人联想起那些排列整齐、忠于职守的士兵；它的树冠茂盛，远远望去如一朵乌云飘浮在大树上，有一种潇洒飘逸的神韵。这就是金丝李。

阿勤捡起一片巴掌大的树叶，扯破了让我们看，那两半树叶间果然有条条金丝相互连着；折断一根树枝，可见里面金色的木质纤维；再看树上结的果实，犹如野生李子一般。我想，这就是金丝李这一树名的来由了。

我随着植物组的队员们已山上山下地攀爬了好几天了，发现了珍贵树木10多种：有经过加工可作食油、含油量高达78%的藤本植物油瓜，有耐腐不变形的紫荆木。还有一种高达30余米的大树，树身上长着拇指般大小的果子，果形像灯笼，果皮上布满绒毛，我们查遍植物志也没发现关于这种树的记载。过去，一些中外学者说中国没有“血竭”植物。自唐朝始，这种可活血祛瘀、止痛收敛的适用于内外科的重要药物“血竭”，就一直靠进口。然而在陇喀山区，我们发现作为“血竭”药源的龙血树多得是。

提起龙血树，我对它真怀有感激之情。那天在山上考察，我们发现一高达10余米的石壁上挂着各色蟒蛇般粗壮的藤木。它们的根就长在石壁的石缝里，把青色的石壁装扮得色彩斑斓，看上去很是壮观。队员们告诉我，那虬生的褐黑色的是扁担藤，那白色如练的是赤苍藤，那蛟龙一般弯曲而上的是过江龙藤，砍断后会流出像鸡血似的红色液体的是鸡血藤。有位队员取了一截赤苍藤，说是将它晒干研成粉末就是治蛇伤

的良药。我也想要一截，便斗胆攀藤而上，用柴刀去砍。不料用力过猛，连藤带人跌倒在地，左腿也被利石划破，鲜血涌流而出。队长连声叫着别慌，一边用刀在身旁一棵粗矮的龙血树上一割，立刻就有紫红色的树脂流了出来。他将树脂往我伤口上一抹，那血顿时便止住了。龙血树高不过一米，灰白色树干上有白色线圈，叶子如羽毛般飘逸。这天然的止血药不仅能止血，还有消炎的作用，我的腿伤很快就痊愈了。

在所有的发现中，最激动人心的是我们发现了金花茶。这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植物，只有西双版纳和广西西南地区少数几个县才有分布。此花花瓣金色，因而被人们冠上“金花茶”的美名，并被誉为“茶花皇后”。据说此花在这个世界上其它地区还未曾发现过，外国有人愿以万金之价征求一株天然的金花茶。

植物组进山前就听说陇嵴山区有金花茶，可是跑遍了陇嵴的大山小岭，都不见这珍贵花木的影子。正当我们对寻找金花茶已灰心丧气的时候，却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里喜出望外地发现了它。

那天上山时很闷，在山上吃过午饭后天色就开始阴沉，大家正准备下山，山雨却说来就来了。我们没





有带雨具，只好躲进一个山洞里。

雨过后，阿勤在前面喊：“前面有亮光，快过来！”于是我们赶紧跟过去。啊，这洞有出口！

出了洞口，我们的眼前一亮：雨停了，大地水洗过般的明净。宽敞的洞口上垂

吊着丝绒般柔软的青藤，藤上水珠欲滴，在阳光下闪烁发亮。突然，我们那一向十分稳重的队长反常地惊叫起来：“看！金花茶！金花茶！”

这才是踏破铁鞋无寻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！就在离洞口三四米远的地方，一棵茶树开着灿烂的金色花朵。我走近细看，这树约有两米来高，黄褐色的树干，椭圆形的绿叶上好像涂了一层蜡，晶光闪闪。再看那杯形的花朵，金色的花瓣上也好像上了蜡似的，晶莹剔透，玉润珠滑。

队长向大家介绍说，在过去中外有关茶花的数百种记载中，各种颜色的茶花都有，唯独没有金黄色的。已故的日本茶花专家池田金八，广收世界所有的茶科标本和照片，但就因为收集不到金黄色的茶花而抱憾终身。早些年，在西欧一个皇家植物园里藏有一株金花茶，可惜那是干瘪的。

发现了这样珍贵的树种，大家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植物组的同志又是测高，又是拍照，还在树上挂了一个小牌牌，上